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樊川集卷十三

唐　杜牧　撰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敕昔有虞氏貴德尚齒言於四代其道最優令吾鄉老富有道德以大冢宰表率羣寮顧予敢專得於僉議前山南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尚書使持節襄州諸軍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髙元裕始以御史諌官在長慶寶歴之際匡拂時病磨切貴近罔有顧慮知無不為復以諌議舍人在太和末詞摧凶魁坐折左宦繼為中丞京兆公卿藩服朕始在位徵歸朝廷爰自尚書裂分茅土為政以德行已惟仁信而履之服而樂之餘三十年道益昭著夫中外之任迭有重輕今者干戈藴藏戎狄信順將欲詳考典禮開張敎化使吾丞相已降

有所咨稟非爾元裕其誰屬之至於官業豈勞倚任祗聽出納無忘教戒可守吏部尚書散官勲封如故

崔琛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兵部侍郎等制

敕喉舌百官之本綱轄天下之要戎政國之大事三人為衆一舉得之唯君知臣予不敢讓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琛德可標準言成文章揚歷中外道益光顯左省駁議不畏強禦分憂陜服尹茲東

郊政既安人化能被俗擢任藻鑒旋職牢籠材皆適宜
官無逋事分鎮股肱之郡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
以中憲每師遴瑗常慕史魚抨彈之勇正當時病翰林
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武
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蘇滌行冠人倫爵高天秩仁
義禮樂之是務克伐怨欲之不行翱翔禁闈出入諷議
汲黯為郡嘗聞卧理下惠去國皆以直道洎宣室思賢
甘泉召雄造膝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懇請自便君

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户部侍郎上
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崔璵上
知自得不罷難名既擅高文兼通古學掌言綸閣典貢
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掇一時之秀振舉職業昭宣令
名詩曰多士文王以寧禮曰官備天子為樂咨爾璵等
寔瑞清時予為爾之徳鄰爾膺予之慎選典刑不忘於
哀敬提綱唯在於公勤舉司馬法勿踵近習各膺重任
企佇上酬宜於夙夜無孤官業璵可守刑部尚書散官

勲賜如故滌可行尚書左丞散官封如故璵可權知尚
書兵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如故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制

敕冉有仲由孔門之高弟也尚曰處於小國可為具臣
況今照臨百官撫御四海綰牢籠漕輓之職掌五兵六
師之重次第超擢為吾大寮若非僉諧豈敢輕授正議
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
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裴

休仁義禮樂文行忠信積此八者以為成人前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大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裴諗在元和代理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武服咨爾先父貴著大勲天必祚仁門有令嗣道直才富行備名髙文學而浹洽專精率履而清淨恭儉爾皆周歷華顯踐更臺閣處事可法出言成章咸輟自綸闈任寄方伯教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口歌詠休

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委之管攉事為之制曲為之方拘校姦贓未減賦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望為準繩立作㨿伏名寔兼備德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異者就加禮曰有功於人者進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舉以授之予亦何怪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股肱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為越局無由愛惜勉荅寵榮休可禮部尚書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誌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如故

畢諴除刑部侍郎制

敕士師皐陶之恤刑司寇蘇公之用獄既盡哀敬能致治平擢為大寮膺兹慎選出於予志委以誠臣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畢諴學臻壼奥文越拘攣常以忠信用為前後爰自郎署擢居内庭謀議有同於壽王奇異輒委於嚴助竭盡心力裨補機要既久歳序須議遷昇今者耕夫服田戎馬不駕欲使凡一手足皆獲措置

是故用汝典予刑罰汝其往哉吾今告汝吾聞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宜念格言深思倫要九服休命以稱朕意可權知尚書刑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如故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敕昔貞觀開元之為理也遠隱必見情偽必知天下如一家兆庶如一人無他道也綱目皆振法令必行祖宗在天方冊在地人存政舉行之非艱故用正臣委之邦

憲朝請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
有翼戴仁而行抱義以處牆仞裹峻壇宇外寬介特守
君子之強文學盡儒者之業周歷清員擢為諍臣攻予
甚專言事頗切願試佐輔移理陝郊馮翊之恐失倪寬
頳川之欲得黄霸壺漿迎路襁負攀車徵為公卿愈見
風采恤刑慎罰守法當官巍然立朝為時準直今者跡
其率理妥之糾繩爾其思恵文彈理之言思立秋授署
之旨三尺律令四海紀綱所宜公共無即上意古人有

言曰凡為虎鼠計於用捨今者倚任佇覿爾能唯君知臣無累所舉可守御史中丞散官勲封賜如故

趙真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敕仲尼曰慎擇爾臣為人之導夫語言應對之選為顧問耳目之官若非善良必致壅害朝散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漢中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趙真齡其先君子祇事祖宗出入屏毗餘四十載爾為令嗣克肖素風好學頗專樹善不倦凡曰賢彦無不與遊

雲水登臨多聞放志風塵趨競殊不縈心是以長人有慈惠之名處官無纖介之失其為行己斯亦多矣丹墀文陛之内貂羽金蟬之榮超以授之無忝所舉可守右散騎常侍散官勲封賜如故

韓賓除户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孟遂除工部郎中等制

敕朝散大夫守尚書水部郎中上柱國韓賓等尚書天下之本郎官皆為清秩非科名文學之士罕與其選以

實端貞有守以處權俊乂出羣以遂才能適用皆茂鄉里之稱咸為名實之士各服休命勉於官業可依前件

鄭處晦除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敕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柱國賜緋魚袋鄭處晦御史中丞韋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人例以中臺郎官一人稽參其事以重風憲如曰處晦族清冑貴能文博學人倫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貳以佐紀綱以爾處晦常居内庭草具密命自

以疾去於今惜之頗俞其言如我自得有冀為爾之知己予為有冀之德鄰上下交舉豈有私愛勉脩職業所報非一可守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散官勳賜如故

庾道蔚除起居舍人李汶儒除禮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等制

敕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况乎伎出流輩超侍帷幄豈唯獨以文學止於代言亦乃密參機要得執所見若非賢彦豈膺選擢將仕郎守起居舍人庾道蔚嘗自幕府

升為諫臣每直言而盡誠不違忠而偶意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李文儒才行冠時名聲譁衆揚歴臺閣寛昭職業無入而不得其道守正而莫混其源並為儒者之英咸藴賢人之操久遊安在相見何晚禮曰君子稱人之美則必爵之我既言矣亦能縶維宜盡忠儻以酬寵遇並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餘如故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外郎等制

敕書曰庶獄庶事予敢罔知此乃周文王之所理天下

也惟獄惟事會於南宮求郎之艱豈敢輕易將仕郎侍御史內供奉李朋能積行實發其詞華勁正端愼官業克舉天平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李從誨宗室子弟美秀而文嘗經磨涅不改堅白今者取自憲府擢於幕吏各有所授皆為清秩當自宣室受釐之際思滿堂飲酒之言至於刑章尤縈念慮予曰罪爾勿罪予曰寬爾勿寬問法何如無即上意各宜勉勵勿自輕怠朋可守尚書刑部員外

郎散官如故從誨可守尚書都官員外郎散官如故

權審除户部員外郎制

敕文林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權審湖嶺旱暵百姓枵耗老弱死道上強壯入賊中爰求使臣以救其弊執事者上言爾審學古有文通知理道遂使馳驛視吾饑人果能臨事知權受命達旨慰撫流散宣導恩澤蠲貸逋逸能裁闊狹大小輕重各合事宜雖古所謂直指繡衣美俗使者言之於爾無以過焉用超名曹以酧往效無

職官業勉服休命可守尚書户部員外郎散官如故

皇甫鉦除右司員外郎鄭涿除侍御史内供奉制

敕夫聖人之理百代同道無他術也綱紀畫舉而關轄不寬故提綱主轄之司為邦立理之本言於其屬豈敢輕取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皇甫鉦鄉里秀人臺閣名士能以文學發為官業朝議大夫前守河南縣令上柱國鄭涿生於清族克肖素風凡守郡邑皆著理行會府藪委

之任憲司抨彈之職委之授汝得不戒之夫為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産之言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乃詩人之所稱也四海百司之條目舉之在勤破制壞法之姦蠹糾之在敢率是二者可曰當官各服寵榮無忝遷擢鈺可尚書右司員外郎散官賜如故溉可侍御史内供奉散官如故

韋退之除户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頵除監察御史等制

敕仲尼見負版者則必式之此言為國根本不敢不敬況其官屬豈可輕用漢家授署御史多於立秋盖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知之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韋退之等皆章甫高危逢掖褒博表裏文行師法典常退之常歷憲臺久居官次性既安静事皆達練德融典校延閣服膺郡書美價廣譽旁溢遠播顗佐賢藩名聲藉甚留滯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為郎南臺持斧皆有職業佇見風采各思率勵以副甄昇可依前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敕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李蔚劒南西川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盧潘等夫法不立而化行惡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之舉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國朝亦有戴豸正殿之劾若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蔚以文行進用已著勞效潘以儒雅流聞今膺拔擢有司列狀詞旨頗公使吾綱目盡張隄防不壞不在

法吏其在他乎朕闢祇官之門開天下之口企以待理
無有厚薄爾等吐茹侮畏之道能不媿於詩人斯蹇職
矣可不勉之蔚可侍御史散官如故潘可殿中侍御史
散官如故

盧告除左拾遺制

敕承奉郎行京兆府長安縣尉直史館盧告朕覯不理
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
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尊為聖帝三日不諫必責侍

臣況予寡昧固多遺闕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告是吾賢鄉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稱著取自史閣拔居諫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予不吝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可依前件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教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是

也令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質文隆殺皆有舊章今命博士非欲草具儀法但使提舉考習而已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左郎蕭峴閻爾昆弟之間著友愛之稱復能於知己依投之地竭力報効況乎富有文學黙守恬退執心處己不亦多乎爾其為吾折中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勉於自强可守太常博士散官如故

杜濛除太常博士制

敕守左拾遺杜濛爾五廟祖常左太宗同安生人共為天下者也爾能自以文學策名清時升為諫臣豈曰虛授聞同列牆進而不爾容爾亦拜章自陳極辭貢憤乃令徵辨盡知其由僉曰爾以齒少有才不能韜晦或處衆矜己或遇事褊衷言於慎微則亦弗矣仕於清貴斯豈廢乎考衆惡必察之言徵怨不在大之說官移禮寺跡去掖垣屈既伸眉事亦存體酌此二者頗得中道況乎職業至重緼蓄可施無使衆多復有窺測可太常博

士

李珏贈司空制

敕國有元老道可咨稟天命不助倐然去我宜加褒命以慰重泉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珏立德行道繼長增高貴而益脩老而彌篤在文宗朝徧歷清近内備顧問嘗摧姦宄外領事

權善提故典爰付魁柄實肖象求鎮撫四夷莫不信順訓導百吏皆有程品左官荒服衆究非罪事君以道知我其天李固之確論無私周公之金縢終啟自朕統御尊敬耆老分委戎輅作鎮孟津訓兵令行治人化洽飽聞聲聞渴見風采以大冢宰徵歸朝廷讜直忠貞骨鯁魁磊凡所陳啟無非法誠遂乃裂授東夏表率諸侯能救饑艱克為康泰初陳微恙請捐重寄驛騎奔問侍醫臨理旋聞大病却食涕流命也奈何痛悼不及今遣使

某官持節冊贈爾為司空魂而有知鑑茲誠意

歸融贈左僕射制

敕有禄位而享富貴啟手足而歸壤樹身歿名著生榮死哀蔚為大臣宜遵贈典故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歸融發於文華揚歷清近業冠前輩才高當時總領屬官預聞政事凡曰繁劇無不踐更刃皆有餘施無不可徧處重位内脩典法三秉戎輅外作屏毗富而不驕貴而愈謹

曾參三省太叔九言服以行之終身不倦稱士林之君子為朝廷之表臣未究高年遽閒長夜爰舒痛悼用加顯位命之寮長以慰重泉可贈尚書僕射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敕朕有表臣作鎮南服天不我助遽此殲奪用崇飾終之典以舒痛悼之誠故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兼桂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令狐定始自結髮

至於壽考直道而行靡有悔德初以友愛謁閨門之風中以文學應鄉里之選終以德業為名實之臣受自郎吏至於藩翰事𤼵必理刃皆有餘去載桂陽雖云旱耗聞其風俗芬若椒蘭昔爾元昆輔我聖考令汝猶子相予沖人公忠貞正衡鏡法式焕乎當代萃於一門上有佽助急難之名下有慈愛教誨之道聞於論者爾其得之跡去難留川逝不舍追命宗伯以慰重泉往而有知鑒我厚意可贈禮部尚書

樊川集卷十三

樊川集卷十四

唐 杜牧 撰

制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除太府少卿制

敕前度支河東振武天德等道營田供軍使檢校太僕卿兼御史中丞馬曙等或以文學兼名或以吏才進用

久更官次皆著勞效西漢趙充國八十老將通知四夷以為排折羌虜非毅不可今浚稽山南遮虜障北坐甲待食不下十萬暑以文學之暇頗好論邊果能峙糧飽吾戰士固此為郡亦報善政球倅賔席得專留事兵於其郊所命皆具東朝崇秩列等貳卿各服官榮以俟昇擢可依前件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萬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勑壯武將軍檢校太子賔客前兼右金吾衛將軍監察御史上柱國襲岐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李叔玫等夫伊吕之為將也毎以救扶為心故其苗裔福隨殷周我西平王功存社稷慶流後嗣子孫多賢裂土分茅玫沈毅知書洵美且武儒士多譽將才頗高慶忌一門盡有爪牙之用金敞舉族皆著忠厚之名置將軍之符列卿寺之任曰文曰武唯上所命茍為才士實曰寶臣証汾為吏歳久文學績效皆有可觀清江武當有人

有賦豈曰薄小宜遵詔條無忝寵榮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敕仲尼以舉賢才則理大禹以能官人則安况西界浙河東奄左海檝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閒鹹税魚鹽衣食半天下不有令聞豈宜委之正議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

訥温良恭儉齊莊中正寔以君子之德華以才人之辭揚歷清顯昭彰令聞輟自掌言式是近輔子貢為清廟之器仲弓有南面之才智莫能欺剛亦不吐表率教化皆有法度今者兵為農器革作軒車言於共理在擇循吏是故用己效之績託分寄之任擁蒨旆而服玄玉化千里而有三軍儒者之榮莫過於此孔子曰仁者愛人智者知人愛人則疲羸可蘇知人則才幹不棄土宇既廣殺生在我考此二者可以報政榮加副相用壓大邦

爾其勉之無忝所舉可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勲封賜如故

盧搏除廬州刺史制

敕夫立人伯長此周文王所以敬事上帝也況廬江五城環地千里口衆賦重豈可輕授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盧搏文學策名才能入仕周歴臺閣常宰繁劇鬱有佳譽兼報善政令者出郎官之帳

懸太守之章言於清時不為不遇上有命同僾則違之上有好則效之此乃成王命君陳之言也故行令不如行化律人不如律身念兹二者可長人矣無忝分寄爾其勉之可使持節廬州諸軍事守廬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

李文舉睦州刺史制

敕夫三尺律令人情出於中耳苟情有不可亦法無本條正議大夫權知宗正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

七百户賜紫金魚袋李文舉宗室子孫初以地進累居官次皆著能名是以取自遠藩擢為宗正大則提舉羣吏灑掃守奉次則整訓屬族次第昭穆唯此二者爾之職焉今則狂盜公然侵犯陵寢毀櫝之罪已坐首令責師之義固難矜寬勉於分憂足以補過可使持節睦州諸軍事守睦州刺史散官勳如故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制

勅朝散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

賔弘餘朝議郎前使持節處州諸軍事守處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内政美而寇恂留為人擇官因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恵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指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超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始終坐狂愚之罪者勿理深

污各膺寵祿無忝分寄弘餘可檢校太子右庶子餘如故莊可使持節鄧州諸軍事守鄧州刺史散官勲如故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敕中散大夫使持節亳州諸軍事守亳州刺史兗本州團練鎮遏使雲騎尉賜紫金魚袋李暨等昔貞觀末遣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各以六條巡察郡縣以能進者止二十人獲死者七人流竄黜免僅千百輩以太宗皇帝

上聖憂勤之切百執事奉法公謹之心守臣為姦如此之衆况今黜陟久廢仕進多門緬思疲人每渇良吏牧守之念予常軫懐曁實文士出典兵郡不溥為吏𡖋我百姓盜賊姦宄寢而不作鰥寡孤獨皆有所養中庸再分符竹閒立善政凡為理者皆髙仰之令用己效之才各委共理之任簿書刀筆俗吏事耳慈惠教化君子宜之二者較然爾欲何取慶乃身帶兩綬兵分禁營得佩牛刀立於交戰或有鄉里之譽克肖友悌之風百里長

人在王畿内各思答效無忝寵榮可依前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敕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督勝州諸軍事兼勝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押蕃落及義勇軍等使上柱國李誠元開元時吐蕃上書悖慢無禮皆邊将造偽交鬭華夷冀立功勲以求爵賞自長慶已降怠於制置西北守帥多非其人侵虛種落厚自封殖至使忿鷙之性不甘欺奪之苦近者聚為内寇至乃騷動

天下因令 肩撫果效信順是以屢詔執事慎於選求僉曰誠元家本北邊志氣慷慨將軍之子頗傳父業學萬人敵知四夷事跡榆林之前政寄馬邑之名邦仍留蕪官用震殊俗夫車馬甲兵戰之器也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然後要之誠信禦以堅明雖曰戎夷豈不畏服深期國士無頽家聲可檢校國子祭酒使持節朔州諸軍事蕪朔州刺史御史中丞散官如故

薛達除秦州刺史制

敎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若不擇才必有陷敗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隴州諸軍事兼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薛逵匈奴犯塞李廣逢時爪牙甚堅翅翼頗健任以汧隴倚戎一作盡節守封當賜輒分軍租不入士爭為死虜不敢犯令以天水名郡號為新都用汝守之期於鎮静無名戎生事無玩兵邀功正封疆守禮信險走集嚴候伍邊將之道莫過於斯玉印貂冠皆為榮秩壯爾軍旅惟恐不多勉礪

鋒鋌以期報效可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秦州諸軍事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雄軍使兼秦成兩州經畧及義寧軍行營鎮遏都知兵馬使本道營田等使散官勲如故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制

敕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賔客使持節宥州諸軍事兼宥州刺史御史中丞充經畧軍使押蕃落副使左神策軍宥州行營都知兵馬使上柱國鴈門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户田克梟俊無敵感激輕生李信之氣盖關中陳安之勇聞隴上委以邊郡能得士心寇圍陰河守陴甚寡爾乃萬死不顧一奮無前奇兵徑衝驍騎横挑圍開孤壘戰敗豪羌言念忠勞豈愛爵賞貽以崇秩用酬奇功畢萬疋夫也百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死不在寇此乃趙鞅誓衆之辭也宜念古人之言勉作萬夫之將可檢校國子祭酒餘如故

薛淙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邛州刺史

等制

敕朝議郎前使持節坊州諸軍事守坊州刺史薛淙等

仲尼對魯哀公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念先師賢帝之言思疲人良吏之選夙興夜寐不忘於此淙以文科入仕命守邊郡屬當伐叛兵於其郊處劇不禁事叢皆辦如愚進以門子屢為長吏其有政化可方古人藏玘閱官簿而頗多言理名而亦著紹元常聞謹慎可宰百里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無忘格言副我優寄可依前件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制

敕朝議郎前守太原府晉陽縣令上柱國鄭液等今之郡守為人師帥宣上教化者也以液久在宦途常宰大邑聞其為治人歌舞之以蒙執殳前驅予之雄也光祿擭塞居延視胡虜不敢窺士爭為死各委分寄寔曰遷升通州雜以華夷淮南兩有兵賦爾其往哉今用誡爾為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言於仕進可曰顯榮夫

君子之道先有諸己後求於人苟能律身始可檢下勉
詳詔令用謹理行從規始於門子入仕恭謹無尤自州
佐而升在朝班列五尚而職三服亦為良遇無忝官常
可依前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從渝州刺史制

敕正議大夫前使持節淄州諸軍事守淄州刺史上柱
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戸賜紫金魚袋王晏實等
俟善政而後用或茂無所聞滯序進之常途則怨生於

下古今政柄惡斯二者晏實初本侹等三人入仕年多亦常為郡閭無悔吝是熟諳條濟南跨河有兵有賦巴渝夷俗慓慨豪健形於樂曲爾其往哉古之人有言曰予苟為善誰敢不勉身率以正孰敢不正欲謹理行在於廉平弘宗温慎有餘王屬咸為清秩銖以文學常佐賢侯作掾京兆亦曰美仕皆有官業慎無自薄可依前件

郭璦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刺史王康除建陵臺

令等制

敕太中大夫前使持節文州諸軍事守文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鎮遏使上柱國郭瓊等鄰山順政僻處山谷罕知文律易為欺奪瓊與宗元守郡宰邑閒無悔吝爾其往哉仲尼曰正身而人正欲善而人善撫我疲俗宜遵格言茍或不臧貽爾之戚惟康入仕常在班列青宮賛導陵邑守奉若非謹慎不膺斯任可依前件

吳從除蓬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州刺史制

敕中散大夫前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吳從等地遠京邑俗雜蠻夷不知文律
易為欺奪朝廷選置多無名人小則抑鬱不伸大則聚
以為寇蓮緣巴徼其風忽勁瓊處海外在兩漢時往往
小反羅居百越磎洞深阻咨爾三吏比常為郡亦執有
政勿以荒服侮我疲人或異詔條必嚴厥辟涓當叙進
優以上佐茍有見聞無忘裨助可依前件

裴閱除溫州刺史伊實除猷陵臺令等制

敕正議大夫前使持節忠州諸軍事守忠州刺史上柱
國裴閲等江峽之間其俗剽悍閭爾為理人惜其去若
不遷陟豈酬政能洎師素等久居官常皆無悔吝半刺
列郡人所咨稟衣冠弓劍之地霜露感思之心尤藉謹
良以專守奉各服休命勉於始終可依前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宗道南鄭
縣令等制
敕中大夫前使持節中州諸軍事守中州刺史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陸紹等夫以冉求之才方六七十為之三年然後可使足人今者一州之地五六於此况上饒參以越俗遂寧旁緣巴徼號為沃野皆有厚賦委之分寄寔難其人以紹其先君子仍代作相能以儒學緣飾吏理以載頗有長者之舉聞於士林之間夫二千石所繫朕常留念舉以授爾能不誨乎卹孤獨逮不足脩其教狗其宜凡此四者著於王制勉脩古道以活疲民宗道宰邑卓然善政廉使上課書為第一列於遷陟得以不

時無易初心以失前效可依前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令盧審矩

除陽翟縣令等制

敕朝議郎前京兆府渭南縣令上柱國張德翁等德翁承訓審矩為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仕而至此斯亦達矣匹夫為善人猶則之守令所為誰敢不化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可不勉之餘各以序進亦為良遇並依前件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鏥除右諭德等制

敕朝議郎前守成都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王樟等廬山江闕扼東控西南夷置吏不善所虞非細以樟甞宰劇縣在會府中條令和平吏人嘉美跡爾前政撫予遠人禮曰人之所好己亦好之人之所惡己亦惡之以此用心何憂不理曁鏥與綬門子清族閲其官簿入仕已久東朝諭導名藩上寮頗為優閒宜服休命可依前件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侍御史依前

宣歙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制

敕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押蕃落及監牧副使兼度支銀州營田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傅孟恭等孟恭山西將門并州壯士雖長鋋都尉黑矟將軍校其忠勇無以過也左宫非罪志氣益堅守邦有聞官業克舉今以威州新造虵豕之衝非爾材力不能控壓遂以武健佐助戎臣覩其列狀頗著勤效

敏於窮塞提挈孤軍樹立和門繕完械用葦飛虹亘者三百間糶雪吹毛者數萬事言其勞績亦少比倫各兼憲班或伏態軾可曰榮遇無自懈怠可依前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陽縣令王仲連

贊善大夫等制

敕中散大夫前使持節利州諸軍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國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之功者其長人乎克柔嘗典一邦愈知為理承鼎開敏有材幹能堪

事河池名郡畿内小侯仕於清時皆為良遇大凡為理之要先事孤弱譬諸草木無倦栽培仲連荏苒宦途歲月滋久東朝贊導亦曰升遷各慎厥官無忝榮命可依前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倉曹等制

敕前靈監節度掌書記朝請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朱載言等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

綱專教化殺生者也得其才則疲人蘇息非其任則百姓愁怨載言循省問遠等或以吏理進官或以科名入仕當此選擇閒無悔尤海豊越俗王畿名邑夫邪正猶表前之影教令如草上之風若非律身不能為理公及以勤謹膺陵邑慎選幼章以才敏坐京兆劇曹各有官業無自廢怠可依前件

樊川集卷十四

樊川集卷十五

唐 杜牧 撰

制

支某除鄆王傅趙全素除福陵令等制

敕銀青光祿大夫前使持節邢州諸軍事守邢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支某等近者控名責實事不苟且量才適用咸當所宜咨爾某等各於進官

亦以勞久王門為傅越徽分憂洎守奉園陵毗佐列郡皆曰美秩盡獲優安各務清勤無掇悔吝可依前件

鄭陵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敕朝散大夫檢校太僕少卿前兼江陵少尹上柱國鄭陵四代所貴事皆不同至於尚齒其道一也聞爾久居官次年踰月制家唯四壁身無一簪今者致政里居亞列半俸足得安枕几而就頤養敬老之道不為優異可守大理少卿致仕散官如故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敕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兼左金吾衛大将軍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王釗常侍文陛名見武臺願以五千獨當一隊思長策久安之術避必戰敢死之虜頗唾免胄獨能全師洎繁纓趨朝執金入侍夷險一貫忠勞兩兼子尾之疾雖平郤克之步尚蹇宫崇環衛職實司武入座副相不失舊榮且務優安勉於遵養可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領軍衛上

將軍御史大夫充大内皇城留守散官如故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褱除右監門衛將軍制

敕昭武軍校尉前守右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緋魚袋王知信等古人之為理也不以一眚而掩大功克黄紹子文之宗霍陽繼博陸之後知信烈祖貝丘之戰可庇十代豈止曾孫褱父伯仲亦效忠懇提挈全魏歸於朝廷今者寵以將軍旌其舊德豈獨舉賞延之典亦欲使列士諸將自為孫謀彛鎬明誼入仕已久皆無悔吝故有

序遷分憂佐理無忘謹廉可依前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敕朕據南面之尊制一代之命先講百官之法後行四方之政若有罪不問是倒持太阿有頑不磨是廢去砥石則拱視天下何以為理雲麾將軍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右羽林統軍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席其先人任為邊將技誠向闕執玉來朝近臣勞郊大匠理第典兵於禁門之內立侍於交戟之中校其寵榮無與等比爾

乃每輕法檢恣為遨遊擅去宿衛潛遊異縣有司問狀持舌不言以至再三始引借闗古人有云疑人必於其倫覩過必於其黨念其生自戎旅素不鐫琢既觸法網亦可矜容加膝墜泉予常自慎小懲大誡爾宜知恩不失將軍之榮仍有兼官之重足得湔洗以俟甄升可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驍衛將軍御史大夫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敕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上將軍御

史大夫上柱國吳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朱叔明司
馬軍令黄帝戰法兵家尚嚴始可克敵邊將破虜詐增
百級亦罪之小者漢文時魏尚囚繫漢宣時田順自殺
開元中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虜旋坐贓賄放流瀼
州縱有功勞不贖罪犯是以拓土萬里無功中興自長
慶已還益輕邊事選拔將帥多非賢良豪奪種落蹄角
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賜見利則往見弱則欺困酬恩
榮不順廉恥積帛藏鏹丘累陵聚是以戰士離落兵甲

鈍弊積三十年擲之不問近者代叛益知其由屢下詔書誥誠深切豈知頑昧不可鐫琢嗟爾叔明材惟樸檄性命淺狹其兄叔夜以贓抵刑不出私門可視覆轍忝據藩翰己積歲時料甲峙糧既乏素效事虜接戰不報寸功而乃公欺降戎乾没戰馬歸克伏櫪人之無良一至於此昔曹劌請戰卜式輸財俱是匹夫不與公食爾乃貴擁旄鉞任倚邊陲何其用心與古相萬諫臣拜疏前罰未塞尚為恩貸不失将軍分務洛師可以循省可

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散官勲如故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策軍將軍制

敕北落親軍夾峙宫省選忠勇者為吾爪牙右神策軍奉天鎮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右威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梁榮幹射必落鵰力能振武自晦雄毅益守謙恭故能塞護長榆兵分細柳恩加士卒名著勤勞今日擢掌五兵榮懸三綬勉礪鋒鍔上答寵光可檢校國子祭

酒兼右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御史大夫充馬軍都虞候散官勲如故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狐朗除滑州別駕等制

敕忠武將軍前左武衛將軍兼澧州長史合川郡公賜紫金魚袋呂衛等衛為天驕之彫來就諸臣之位誠敬忠信不失其常銖朗入仕歲久閱官頗多聞無尤違是率理道將軍上佐半刺之任言於清時皆為美仕㤗以

祿秩之綬用嘉慕義之心慎無自輕勉於敬畏可依前

件

張幼彰程侑己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制

敕翰林待詔昭武校尉前守左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幼彰等幼彰侑己鴻都奏伎工於丹青用志不分與古爭品審以武進晚能知書屢以辭章上干丞相知寔以謹良綰務師儒以詳練守職或藝或勞或遷或拔將軍佐寮皆為寵擢各守職秩無忘專慎可依前

件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制

敕一品孫李明遠三品孫韓鍔等立侍交戟纔能勝冠出入見君父之尊師資益忠孝之道流離少好騏驥老成宜念聿脩慎無欲速明遠可致果副尉守左千牛備身鍔可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備身

李鄠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嶺南留後鄭畓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敕前鳳翔節度副使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李鄠等五嶺之表地遠京邑吏以法制奉公下以文律自持蓋亦寡矣而鹽鐵榷束之籍延袤萬里若當其才非唯山澤之饒歸於公上亦得以遠人利病聞於朝廷今吾丞相揣摩新規改易舊制以鄠文學廉慎當官挺然嘗倅賢侯號為名士以此委任必有可觀蕃瑾嗣閔咸有才能佐藩評刑知己所請各進官秩皆為榮遇宜思報效無累薦延可依前件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壽院等制

敕權知鹽鐵廬壽院事朝請郎侍御史内供奉韋宗立等近者恢復河湟訓定羌虜江湖之間人安而不擾供饋之費財有餘而力不蹙寔由管推委之名臣今者尚書休以爾宗立等上言咸曰清白處己勤謹奉公予安能知無不可者暨頡與潛皆稱名士自有丞相為爾已知守職佐藩無忝新命可依前件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靈鹽供軍使等制

敕前知度支河南院事朝散大夫試太子司議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房次玄等有司臣各言爾等或以科名文學或以清白才用列於薦籍其辭甚美分金穀榷運之務無忘謹廉佐諸侯將軍之府宜竭裨助報知茍盡能不違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韋璵加侍御史充振武掌書記等制

敕太中大夫使持節邠州諸軍事守邠州刺史充兵馬

留後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知讓等以知讓所理雜以華夷宜假霜臺用壓戎落瓊璹覲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戎臣知之請為佐理夫幕吏之道有事必言知無不為考於職分亦無本局各思報效勿事依違可依前件

崔彥曾除山西道副使季詵山東道推官楊元汶

京兆府法曹等制

敕朝議郎行鄭州營城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崔彥曾

等我臣請士京兆求賢披其薦籍皆曰才能彦曾左宫非罪理人異等詵張王賢客梁苑辭人元汶官决平之司無舞文之過移為典獄陟在賔階不累己知唯有直道可依前件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軍推官等

制

敕朝議郎前守太常丞上柱國李承慶等以文學升名於有司以才能入仕於官次諸侯辟之以佐於賔席天

子用之以升於朝廷次第等級大小高下亦與古之鄉
舉里選考德試言無以異也爾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
弟也清風素範克肖家聲屬辭彤章能取科第既有知
己皆為才人賢覲與遊達視所舉令爾賓主兩皆得之
義則進否則退無為美疢以求茍容可依前件

夏侯疃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逢除涇陽尉充集

賢校理等制

敕前昭義軍節度判官朝議郎殿中御史内供奉夏侯

疃等疃以科名辯學開敏多才久遊諸侯常藴令聞周知吏理兼能潔身戎臣上言願為毗賛既諸仕以委質宜直道以酬知途以文行策名節趨清遠言於後進寔為秀人延閣典校丞相所請勉循階級以至堂奥可依前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陜府廵官崔滔櫟陽縣尉集賢校書等制

敎在春秋時晉為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育諸卿

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名同列而會者三百餘年况
今天覆盡得而禹畫無遺名卿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
族子孫森羅髦俊並作次第叙用宜嘆乏才㕓使判官
將仕郎守國子監太學博士蕭孜等或以秀異得舉文
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遭逢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為
當時有才之人東觀著述殿閣典校參畫幕府開導獻
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奥勉於脩慎
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楊知退除郓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館

等制

敕將仕郎前守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楊知退等國家盪定齊魯餘三十年多用名儒鎮之以還古俗其議實吏皆為秀彦弘文館四部羣書十八學士詳考理亂鋪陳王道此乃貞觀之故事也若非名士固不與焉知退文行温雅副幕府之求廷望才學聲華膺丞相之選自以謹幹稱於有司予非能知咸狥其請各宜率勵無累所

舉可依前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使劉蛻壽

州巡官等制

敕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白從道等朕以國計出入委以表臣尚書郎當戰伐之餘財穀殫匱斷長補短以無為有今者上言三吏皆曰國才校其智能足應事役曁守臣貽孫等亦曰祥蛻文學温愼可在賓階才者得失之端士者功名之

本勉於自勵無負己知可依前件

盧籍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湜除湖南推

官薛廷傑桂管支使等制

敕河東節度副使朝散大夫檢校大理少卿攝御史中

丞上柱國盧籍等夫諸侯之任重矣其行道也得以阜

俗變俗其行法也得以刑人賞人若張政化得以助業

某等上言咸舉可用籍等或負才覊倜儻不羣或以文

章策名俊秀或有幹局可佐囹圄皆狥所請予安能知

并州近胡王業玆始艱難已來何戰不會長沙始安頗
間旱耗各宜良士以佐賢侯夫直道枉道無他故也取
容盡節而已勿慮後患宜竭報知暨殿省佐察縣道為
郡豈曰虛授亦當爾才正霜臺之舊名班芸閣之初命
各服寵祿勉於自強可依前件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裴虔餘除
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除西川安撫巡官等
制

敕浙江西道都團練判官將仕郎監察御史裏行鄭碣李仁範曁虔餘等咸以文行策名清時諸侯知之命為幕吏少微四星處士毗輔之宿也天之布列在軒轅前此乃天意親近賢良先於妃后威者吾能言之耕延陵之皋荷石門之條沈如魚潛一作頑 冥若鴻翔非吾賢相爾不肯起狗酬知己以壯在野可依前件

裴詒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敕前鄆曹濮等州觀察支使朝散大夫試大理評事裴

詒等守臣有司上言請士皆曰詒等士族之中有政事科名清廉公謹嘗經職守稱有才能古人於一飯之恩尚有殺身以報况於知己得不勉之可依前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涓除東川推官等制

敕朝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石賀等朕寄諸侯之事重矣大者教化風俗小者恵養黎衆環千里之疆綰三軍之衆講求倚用不五六人守臣公度仲郢所請賀等各以文學決科愷悌干禄覼其褒舉皆是才名能報所

知在爾實主予不與焉暨鑲與鉤亦稱智敏神州作掾

五庫掌財足展幹能無惰官守可依前件

顔湘除涇原營田判官夏侯覺除鹽鐵巡官等制

敕前振武軍節度判官文林郎監察御史裏行顔湘等

近者循名責寔科指稍峻諸侯有司亦各搜選才良以

佐物務湘覺本以文進兼通吏理從周暨魯皆稱幹能

於以聲韻上獻律呂精工雖曰小道亦有可觀徇請酬

勞咸加新命各守職分無忘用心可依前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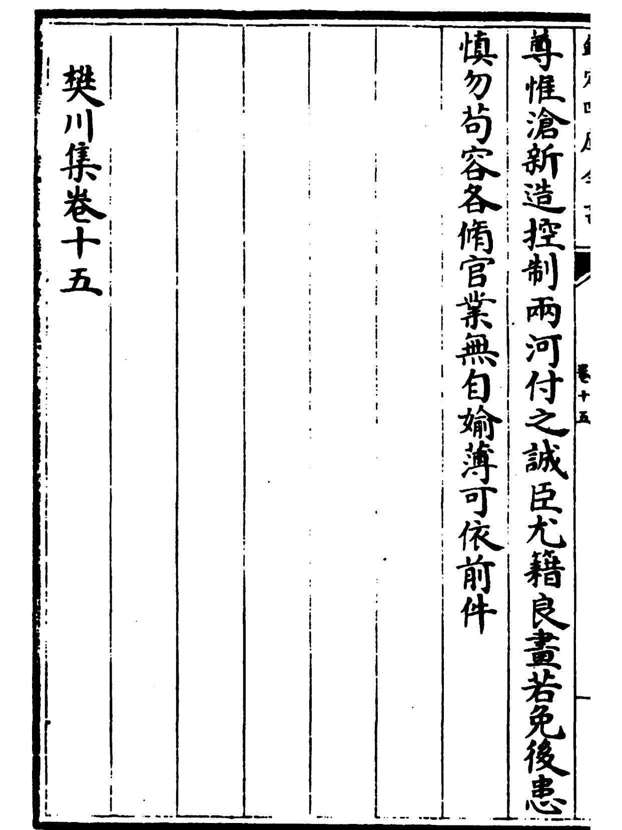
趙元方除户部和糴巡官陳洙除長安縣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敕攝户部巡官宣德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兼殿中侍御史趙元方等各為長才自有知己地官平糴專豐耗發斂之任京尉坐曹決事得操豪猾交戟之内贊佐衛臣言於仕進皆曰得路勉思報效無累所舉並可依前件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諝除尚食奉御柳謙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推官錢琦除滄景支

使等制

敎前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徵仕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柱國韋承鼎等持身謹潔美才周通奉公當官先勞後祿端雅守道俊秀升名久遊賢侯衆稱君子參東朝之贊諭分五尚之職秩紀大府羣吏之失提王畿生齒之籍方六七十長億萬夫金臺嘉招武幄與食法官憲秩以壯藩垣進於清時皆為美仕近者屢譴幕吏予豈無意蓋欲廓實階敢言之路誡諸侯自是之



尊惟滄新造控制兩河付之誠臣尤籍良畫若免後患

慎勿苟容各脩官業無自媮薄可依前件

樊川集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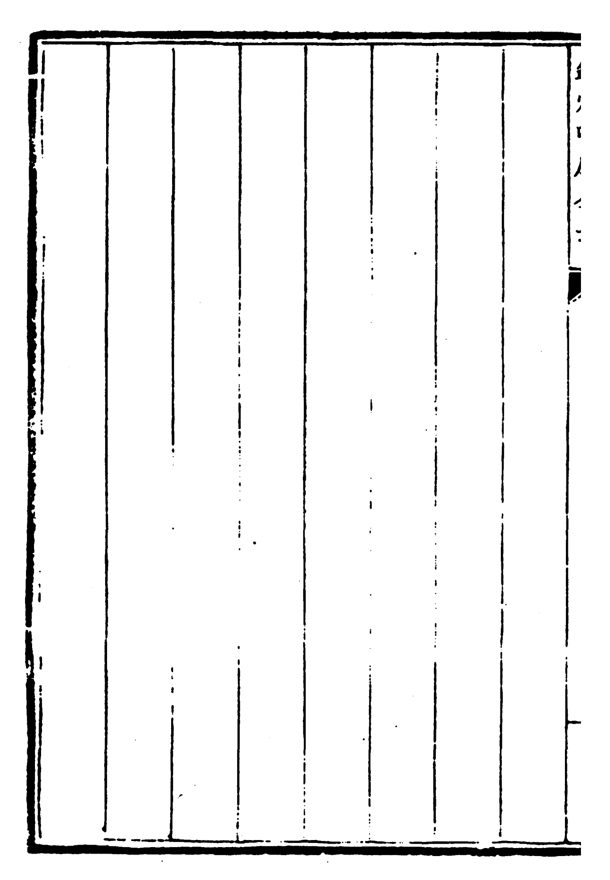
譏案卷十三第五頁前二行士師臯陶之恤刑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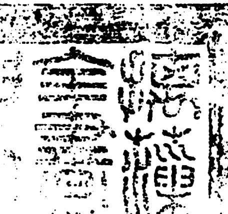
禮記注獄官有虞氏曰士臯陶爲士非士師也

士師乃周官大司寇之屬此誤

卷十五第九頁後六行薛途除涇陽尉刊本涇訛

經據唐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莫漢

謄録監生臣吴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卷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樊川集卷十六

唐　杜牧　撰

康從固除冀王府司馬制

勅新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濮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康從固其父秀榮實爲名將李廣多爭死之士竇嬰無入家之金一収七關易如拾芥念爾

跨馬事敵執戎同仇壯比文鴦勇同李敢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人之言信不虛設今者願留闕下以奉朝議念其垂誨可見至誠曳裾憲寮用爾恩寵宜思終始上報君親可檢校國子祭酒兼翼王府司馬殿中侍御史散官勲如故

張正度除汾州别駕等制

勑中散大夫前守青州别駕上柱國張正度等各以才能仕進謹慎修身積日累時咸有知已或以序進或徇

所請皆佐列郡無怠官常可依前件

馬迥除蜀州別駕等制

勑中散大夫前守彭王府司馬上柱國馬迥等以爾入仕歲久愈知為理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今以名郡藉其佽助各有兼授以峻助襄慎守官常無自偷惰可依前件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鄘除虢州司馬王桂直

除道州長史等制

勑鳳翔府節度押衙知進奏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秘書監前兼亳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賴師貞等師貞主大藩留邸之事少鄗專史閣錯雜之務皆公謹歲久官次宜遷玄爽俾佐郡符亦有可取湖外𫕥人相聚為冦蕩覆鄉縣勢如燎火蓋不得已遂至剪伐桂直用命一舉滅之言念功勤宜有襃賞名郡上佐帖以憲秩耀爾軍旅可增義勇可依前件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勅新授景陵判官上騎都尉朱能裕朕以喬山弓劒渭北衣冠霜露之心悽感常切以汝端謹有守操尚無尤常在傍側備見忠孝用是奬擢爰資守奉夙夜勤敬無忝委任可將仕郎内侍省掖庭局官教博士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内侍省内府局丞等制

勅賜緋魚袋上柱國劉全禮等置在傍側闕

歲時合霑班秩各宜敬恭職祿不懈忠勤可依前件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職右神策軍兵馬

使制

勅右神策軍右廂兵馬使兼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靈州大都督府左司馬殿中侍御史上柱國高駢禁旅典兵為吾爪士言念付祿未稱輸勞列之王官帖以憲秩可曰榮遇無忘盡瘁可檢校國子祭酒兼濮王府司馬侍御史餘如故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賔客王仲玄等加官制

勑忠武軍節度右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王仲玄等自艱難以來言念許師何役不行何戰不曾居常則長法知禮臨敵則致命爭登摽於和門不忝忠武爾等短衣長劒事冠乘邊觸僾艱危無所顧慮將軍列狀憲班酧勞勿矜常勝無忘淬礪可依前件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漢美等叙勲制

勑前件等挍以貔貅之勇籍於禁旅之中大刀長矛重

亏汞矢林會山立星羅翼舒唯以忠勤拱我宸極錫之
勲寵以酧勞瘁可依前件
右龍武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叙階制
勑右龍武軍大將兵馬都知正議大夫檢校太子賔客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右龍武軍宿衛劉誠信等技以勇
聞任因信普力可挾輈以走敵藝能奪矟以制人常礪
鋒鍔無所迴避自拱宸極益展忠勞思以報之何惜階
級可依前件

景思齊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官制

勑宣武軍節度押衙知進奏起復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賔客兼歙州司馬上柱國景思齊等諸侯之任各有職貢小者得循事例大者决於朝廷聞白啓導屬在留邸爾等咸以謹密能膺任使或外除喪服或超授新命不失職禄勉於忠勤可依前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勑湖南團練副使馮少端等皆長沙勇士同推克徒言

念功勲咸宜升奬帖之憲秩試以崇班名郡掾曹亦為美稱特加恩寵非用彛章耀爾轅門以增忠壯可依前件朱諫周豹二人委本道量事優奬官健陸滿等一百二十八人弩手并子弟周質等四百八十五人並委本道酌事量加賞給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勑具官某等夫折衝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國朝用此以進立戰功至將軍者衆矣自府兵一廢名存實亡

令之來者豈其人哉近以邊障隙開冦戎患結豈無萬人之敵奮於下位之中但使披文空增拊髀並可依前件

王元宥除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勑繁纓趨朝交戟入侍委以兵衛固須信臣内樞密使驃騎大將軍行右威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二千户王元宥儉而多才忠而能力事君盡禮處已無私自主樞要益見誠信令者十萬全師比落

棊旅視吳漢差强人意非韓信無可計事是以輟自心腹寄兹爪牙以盡爾材出於佘志爾戰欽豪猾整肅威容無使鄉閭致有侵害勉酧倚任以報君親可行右驍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衛功德使散官勲如故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勑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乃睠岐隴為國藩牆命以監撫宜崇班秩鳳翔監軍使銀青光禄大夫右領軍衛

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周元植事君以敬處仕無私節操凌霜而不凋肝膽開忠而洞見謙以自得高而益兢累監三軍推誠一貫言念西塞未得高枕用其聲實以護藩垣夫處於兵戎予令誠汝無忽不過於遠利服衆莫若於律身立事成功酧恩垂美在此二者汝其勉之寵以內省之崇仍兼將軍之貴往服休命無忝恩榮可守右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散官勳封賜如故依前監

鳳翔節度兵馬

柳師玄除夏州進奏等制

勑夏州節度押衙知進奏朝議郎柳師玄等將軍護塞師玄主留邸之職满珪專書府之務咸有勞能遷奬正名亦其常也各宜專謹勿罹悔尤可依前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户制

勑朕聞先王之理也設法誤罹雖大必赦不忌故犯縱小必誅况乎凶狠不悛罪戾日積更欲矜免其如法何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左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念以來朝嘉其慕善付之寵禄頗極尊榮爲執金吾鞭小過而至死作禁軍統去畀縣以恣遊尚以生自邊陲素乏教義退之散秩以懲非心俟其拭舊痕湔洗前過必欲牽復用存始終豈暴虐得於天生險悍著於心本擅㒰刑憲縱恣胸臆法所惡者爾咨爲之白晝九衢指憎萬手作横日甚而不自知滿於聽聞豈可悉數禮曰凡有罪惡屏於四夷不留中國唯舜能

之况堅頑有不移之姿網羅無屢開之典荒服作掾猶

曰寛恩爾能自新豈惜後命可守恩州司户參軍員外

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王著貶端州司户制

勑守愛州九真縣尉員外置同正員王著漢家之制雖

丞員相子亦當戍邊隋文之令盜邊穀一升坐法斬首

蓋以西北鎮戍華夏保障法苟不立所虞非細爾當羌

冦犯塞之日天子拊髀之時命守關防以為捍扞而乃

占没兵糧自取僃直屏之荒服以謹其類乃令厥子叫閽稱寃再命坐獄備見罪狀幸以得無逋負可以矜寛為列郡之掾曹换萬里之一尉足得循省吾不負人可守端州司戸參軍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李玕貶撫州司馬制

勅朝散大夫守光禄少卿李玕昔開元致理之初冀州刺史單嗣光闕温凊之禮遂奪其官放歸田里是故四十餘年風俗忠厚教化之本豈先斯乎爾為將相之家

窮極富貴坐有大第官爲亞卿母子異居僅將十載有司彈劾事狀昭著於吾用法爾當何罪俾佐名郡尚曰寛恩可守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姜閑貶岳州司馬等制

勑朝議郎前守景陵臺令上柱國姜閑等盜逆無狀輒犯陵寢侵攘法物閒之震驚爾等官業在於守奉懈怠所致是誰之過言於末减朕不敢議各宜佐官用正典刑可依前件仍並馳驛發遣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勑守崖州司戶叅軍員外置同正員武易簡冠來乘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陵是為虐典魏赦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守臣敎為吾爪牙能與別白使易簡導生還之路朝廷無失入之刑咨爾三事大僚百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治平各宜盡規朕不惜命可守梧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勅詩稱鵲巢禮崇翟茀既彰牙爪之效宜齊伉儷之榮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上柱國廣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宋叔康妻清河縣君房氏懿兹柔淑作配忠勲能潔蘋蘩克叶姻族成此内則穆其壼風稱為令人實光婦道爰疏封爵用舉典章可服寵榮勉於輔佐可封清河郡夫人

吐突士曄妻封邑號制

勑詩美夫人禮稱内子允膺腹心之任宜崇家室之榮
弓箭軍器等使特進行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
上柱國陰山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吐突士曄妻
咸陽縣君田氏生於富貴作配忠貞柔婉自畀儀範可
則職勤賔祭道睦姻親既諳閨風克成婦德爰加禮秩
之貴以彰輔佐之勤榮我疏封無忘内助可封鴈門郡
夫人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

勑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爲有禮之賓爾國是也自列國卿至於署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耀爾殊鄰愼勿怠違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放還蕃

西州回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勑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以恩信不虧羈縻有禮春秋列潞子之爵西漢有隰陰之封考於經史其來尚矣西州牧首頡干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賀都督宰相安

寧等忠勇奇志魁健雄姿懐西戎之腹心作中夏之保障相其君長頗有智謀今者交臂來朝稽顙請命丈組寸印高位重爵舉以授爾用震殊鄰無忘敬恭宜念終始可雲麾將軍守左驍衛大將軍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沙州專使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

勅沙州專使衙前左廂都知押衙吳安正等自天寶以降中原多故莫大於虜盜取西陲男為戎臣女為戎妾不暇弔伐今將百年自朕君臨豈敢偷惰乃命將帥収

復七關爰披地圖實得天險遂相朝廷聲聞聞於燉煌爾帥議朝果能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長角實融西河之故事見於斯時李陵教射之奇兵無非義旅爾等咸能竭盡肝膽奉事長帥將其誠命經歷艱危言念忠勞豈吝爵位官我武衛仍峻階級以慰皇華用震殊俗可依前件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勑幽州道入朝賀正契丹大首領討魯等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爾今來朝予亦增愧綏之王帛榮以班秩宜懷

恩寵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等十六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攝兗州刺史趙瓊林等夫

西南諸國自古多順在法度之外居繩墨之表來朝有

禮歸貢不闕王帛以將厚意階級以峻等衰各服寵榮

無忘恭敬可依前件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繼襲部落主嵯阿如弟攝訓州刺史嵯阿蒲等招攜以禮懐遠以德此國家所以殊俗貢聘不倦命舌人以通志意委屬國以厚宴享仍峻階級式爾恩榮無礬邊陲以念終始可依前件並放還蕃

燉煌郡僧正慧菀除臨壇大德制

勅燉煌管内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菀燉煌大藩久陷戎壘氣俗自異果産名僧彼上人者生於

西土利根事佛餘力通儒悟執迷塵俗之身譬喻火宅舉君臣父子之義教爾青襟開張法門顯白三道遂使悍戾者好空惡殺義勇者徇國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峻領生徒坐於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若非出羣之才豈獲兼榮之授勉弘爾教用化新邦可充京城臨壇大德餘如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樊川集卷十六

樊川集卷十七

唐 杜牧 撰

祭文

黄州准敕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於皇帝受册禮畢面御丹鳳樓因大赦咸告

天下刺史宜祭境内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供具牧為刺史寔守黄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祭諸神因為文稱讃皇帝功徳用饗神云皇帝嗣帝天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仁寛恩聖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㗀嘐跳突千毛萬羽豹裂鵰擒其樂無伍皇帝曰否匪我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簠簋如寐未寤如痒未愈斤逐狗

馬未可以御或曰飲酒順氣完神莫習樂工自祖自父瑤簪繡裙千萬侍女酧以觥斚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苦皇帝曰否如聞四海蝗蔽田畞或曰亢旱或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祖怵慄思維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繫眠而食罔知其

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旓旂旐五帝坐壇百神位坫嵬嶷肹蠁捧爵是醮海外天内戎狄蠻夷奇服異貌伏於除外懽喜叫噪迴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會昌減論有罪紹功嗣德搜剔幽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囷畜繁腯大東南西北限岸壃紀無有頓憚得可反不識災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倖謳歌謠詠安得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顒上大號神聽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懇請

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慙羞曰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餓不偷有窮有饑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修約束教誡纖悉叮嚀品類細偉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股肱耳目誡爾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羞胾無愛羊牛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齋惕慄臨谷臨墜視牲濯爵不委下吏餔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及神宇蹐足屏氣神實在前敬

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
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剌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
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
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黄治雖遠黄俗雖鄙皇帝視之近
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羞媿月惟
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神如有言我答皇帝寒暑風
雨其期必至瘥癘水旱永永止弭爾為官人勉其爾治
牧敬再拜流汗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五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苗方甲而水湮之苗甫秀而旱莠之饑即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三歲一交如彼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海孝婦吏冤殺之天實冤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癘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胡為降

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格天為我申聞

第二文

牧為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為吏不知吏道黄境隣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令行一切後有文吏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醪雜須吏僅百輩公取於民里胥因縁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强為之名豪者尸之得縱强取三萬户中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繭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租穀之賦斗

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皆而出之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小大之獄面盡其詞棄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疽抉其根矣苗去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盡日不聞人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殺亦可也稺老孤窮指苗燃鼎將穗莠矣忍令萎死以絶民命古先聖哲一旮稱天舉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為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之孤窮即憐

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為下人之將絶再告於神神其如何

祭木瓜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丙寅某月日牧敬告於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為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易畀庳變為華敞正位南面廟貌嚴整風雷

雲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繄雲在襟眄雨在金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荒不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謹遣押衙司馬素謹奠敬祭於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最深爰自稚齒即蒙顧許

及在宦途援挈益至會昌之政柄者為誰怨忍陰汙多逐
良善牧實忝幸亦在譴中黄岡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沲
陽棲在孤島僻左五歲遭逢聖明収拾寃沈誅竄罪惡
牧於此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屈曲越嶂如
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没萬山環合纔千餘家夜有
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暗傴塞行少臥
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棄其道益艱相公憐憫
極力掀拔爰及作相首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

國太子絳市諜人死而復生未足為喻旌旆西去拜於
都門賢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
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下賢彦
明知所趨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守吳興繼奉手示但
思休退不言疾恙訃音忽至慟哭問天嗚呼蒼生未濟
而喪吾相為蒼生慟豈獨私恩想像音容思維恩紀期
於令嗣可以效死吳洛相遠踰於二千無因拜柩見歸
九泉哭送使者致誠奠筵尚饗

祭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謹遣押衙王鏶致祭於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京師衆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宣城忝跡賓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故薛子威邂逅適願如相為期放論劇談各持是非攻强討深張矛彀機怒武艴赫終成笑嬉於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媿我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爲我有家事乞假

南來循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悉為詠諧耳熱牓張觥聯相狎我歸墜馬一支幾推君來我坐側倚旁隈時聞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加忌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葭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强筆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沈憂併忘卒會交代沿檝若飛江山九月凉風滿衣為别幾時多少惟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猶為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僛垂語公之餘且及其私許以

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起訃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餘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曰天酹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為何付與之多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倂上有河漢鈲普錯反天横流百刹晝夜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君子小人鼻目並列

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百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弔柏棺一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没齒盡力嗣子嗚呼哀哉尚饗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謹遣軍將徐良敬致祭於故龔秀才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夭復死之極言於前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

究哉鄉里何在骨肉何人下山之南可以栖䰟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曽祖某泉州司戸叅軍

祖某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員外郎

父某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

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

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甥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大人或援致中第是累大人公舉違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

可使我急賢諸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為顔子睇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鄠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勲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秘多考決在内必取其長循為宰相公密補弘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互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為進退嵗久當為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叅議大政出

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為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情苟為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相不已由是出為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為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宄踈通蹊徑

人情物理無不曲盡吏欲為欺於此照驗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亹亹循環昏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徧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為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於常貢者必為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閉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黠吏欲賊公之所向高下其事終

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懽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絶自宣城入為吏部侍郎二年考覈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生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閒汲汲亹亹欲及於道温良恭儉明智忠

信內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官凡所交友皆當時名公奬美所長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攜閒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饑寒兩求廉鎮時宰許之沓先要公曰欲用某為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戇滯闕事寮佐皆患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誡倫曰止可闕事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號為富

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苞苴寶玉之
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以言議公公然侵公
其為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
兄弟甥姪雖絶服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
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為於京師開
化里置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韋率潲之及在床之日
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以為非今之
有指為興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稱古君子矣牧分實

通家義推先執復以辱昧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泣涕撰記以備遺闕以附於史氏云爾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曽祖綜醴泉縣令

祖浩太子中允贈右散騎常侍

父倕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

太師

公諱某字某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陜虢觀察使崔公琮顧公為賓而不樂之挈辭載幣使者數返公徐為起之且曰不關上聞攝職可也受署為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監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邠國太夫人憂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事千

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必留戾程必黜每懸牓舉牘富室權家汙而仰視不敢出口宿吏逡巡縛手係舌願措姦不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巳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

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歛袵慰而謝之遷給事中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令相國奇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銀青光禄大夫高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闕乞為承簡樹政德碑内官進曰翰林故事職由掌誥學士上曰承簡功臣肖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

拜章為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内官執請亦如前辭上曰魏北燕趙南控成皋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章乞為亡父樹神道碑内官執請如前辭上曰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為比歷歲願出守本官辭懇而遂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抵後浮華先材實

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丞相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䞉俸錢五千助輸貢於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不能贍私安得䘏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以常給廪使雜費下至於鹽酪膏薪之品十去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為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長不忍為欺萬國西走陝寔其衝復有江淮梁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間踐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

億吏須必應生活之具至於餅金匕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束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木絲枲之用悉為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復有詔旨支税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歛民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於河復籍民而載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於道前政咸知計不能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饑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弊況今迂直之計有不翅習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執

籌而計之北臨黄河樹倉四十間穴倉為槽下注於舟因隙償直不敢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挈櫜累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軫軿争鬬願為陜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吏口讚頌凡二年改岳鄂安黄蘄申等州觀察使櫜山帶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鎖三闗鄂練萬卒皆傖楚善戰寖有戰風稱為難治有自來矣公始臨之簡服伍旅修理械用親之以文

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曰刧於水者以盡殺爲習雖值童耈而無赦焉比附他盜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内必累加之盜相誡曰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後黠桀姦冒用公法也陛陟廉能用公舉也撫護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於是闔境之内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宫置博士設生徒廩餼必具頑惰必遷敬讓之風人知家習八年秋

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鍤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內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瑱相問遺富樂歡康肩於古治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馬因髙為旱因下為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田沃土多歸豪强荀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酷甚於亾秦今其是也於是料民等第籍地沃墝均其征賦一其徭

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以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盍知民之疾苦隨以治之纔逾期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於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寔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

公生得靈和自干名立朝為公卿為侯伯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率欲顯名合道而仁義忠信明智恭儉鬱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公內外閥閱源派清顯振於甲族而後甲焉親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以來未之有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及部吏之屬徧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惕而多畏也自

為重鎮苞苴金幣之貨不至權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
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為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
弟自化皆為名人居室卑庳不設步廊賓至值雨則張
蓋躡屐而就於外位初鎮於陜或束梃經月不鞭一人
至於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為代之著為定制曰致一物
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為其為仁愛而臻於此及還鎮鄂
渚嚴峻刑法至於誅戮未嘗貫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
曰陜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陜之土瘠民勞

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
威刑莫能致理政貴知變蓋爲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
之德行材器真哲人君子没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爲
國常典敢書先烈達於執事附於史氏云爾

樊川集卷十七